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〇四一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水東日記

明 葉盛撰……………一

菽園雜記

明 陸容撰……………二三一

先進遺風

明 耿定向撰
毛在增補……………三七九

觚不觚錄

明 王世貞撰……………四二五

何氏語林

明 何良俊撰……………四四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水東日記卷一至六

詳校官侍講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效

謄錄監生臣張鴻恕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水東日記

小說家類一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水東日記三十八卷明葉盛撰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謚文莊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記明代制度及一時遺文逸事多可與史傳相參其間徵引既繁不免時有牴牾議論亦間涉偏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提要

駁又好自斂平生立朝居官諸事迹殆有露才揚己之譏並非著述之體至於辨請禁官舍家人操習一疏謂人誣其子與官舍鬪鵠鶉不勝因有是奏深自剖析連篇不已抑又淺之甚者然盛留心掌故於朝廷舊典考究最詳又家富圖籍其叢竹堂書目今尚有傳本頗多世所罕覩之笈故引據諸書亦較他家稗販成編者特為博洽畧其冗贅取其精

華亦所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者也乾隆四

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提要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卷一

明 葉盛 撰

冬至正旦節早禮部鴻臚寺及科道導駕等官最先入
左掖門至中左門立俟天將明趨進華蓋殿前穿廊禮
部尚書祭祀復命行禮訖導駕陞奉天殿受朝嘗記毘
陵胡公奏尚書尚書為上其末云行禮畢請上位看馬兩言
大聲直說不類奏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一

晦庵與劉清之書云小學近畧修改又別為題詞韻語
庶便童習又一書云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
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末卷益以周程張子
教人大畧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為下篇凡定著六篇云
嘗竊以為所謂首篇者即今所題數語所謂末卷下篇
即今外篇嘉言善行等篇是已今觀北京國子監小學
書板元至正十三年重刻元統癸酉燕山嘉氏本有祭
酒王思誠監丞危素助教熊太古等題識其晦庵所題

乃在卷末目曰朱文公題小學書後而題辭則在卷端是矣吳思庵集解則曰小學書題置之題辭之前意者本朱子大全然大全編次倫序不能精當恐亦未可憑也不知思庵當時曾見此本否

王忠毅公為京尹時公退即坐後堂召鼓手打得勝鼓以為樂鼓失節者有罰後公卒以軍旅樹功名豈亦昔人喜聞擊鼓用兵之詩者耶

已已之變徐元玉最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趣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一

問計以南遷對英佛然不悅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壕為太監興安所鄙二事似皆未為得也

正統十三年閩賊鄧茂七亂巡按御史汪澄將至延平聞賊勢已熾即回會府刷卷御史張海至延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且降海以實聞而澄忌之適朝命御史丁瑄按賊事澄則附瑄妄奏以抑海兵科給事中姚銑等以為澄畏避且忌嫉當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從未幾而兵部奏澄擅止浙軍有罪下獄又御史林廷舉巡視

兩浙鹽法俾治處州賊奏賊平當代適處州奏賊復起當効盛謂廷舉君子其巡視地遠安知賊起不在其出巡後即已之俄而其父山西參政厚奏承委督餉代州不欲往厚素為士論所短因奏逮治之廷舉尋亦以他事得罪又都御史張楷都督劉聚征閩寇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等征浙寇皆無善舉皆當効而楷聚尤甚有召還之命下畿數日計其還必再餘月也一日午後偶暇為草疏適書人又皆具既成視日尚未莫遂封進少頃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一

得旨楷聚如所奏翌日早朝鼓將嚴忽聞楷等將入見同僚相視驚愕因倉卒添易原疏首尾而廷論之楷由是罷位凡人禍福之來固其自取似亦有不偶然者此數事適相類因併記之

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銀二三錢可求事變後文價頓高非五錢一兩不敢請迄今猶然此莫可曉也嘗記一日過錢原溥翰檢第強予宿初不知其意黎明起而其夙所約張士謙先生來一相者繼亦來

相者目先生良久首曰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氣力先生大笑而卻之曰吾永樂中為進士庶吉士中書舍人時年嚮壯有志文翰晝夜為人作詩寫字然未嘗得人一葉茶非如今人來乞一詩則可得一贄見輒帕向非吾弟貿易以資我我何以至今日即由此觀之當時潤筆亦薄已

已巳七月十五日六師明日在行六科議兵刑二科文書多獨用二人兵科都給事中姚銑其次則盛刑科掌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一

四

科事給事中鮑輝其次即李聰皆治裝矣未申間忽禮科約具奏乞點差蓋章瑾憚行聞都察院尚寶司得旨俱用次一人因有此舉俄而六科奏下俱掌印官行而姚鮑因得盡節瑾竟以此得罪謫死乃知一行一止死生榮辱固自有定私智小數之人乃欲以區區心力勝之不亦愚乎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殿下駕御午門左門言官大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旨朝廷當別有處眾心鬱憤

叫號不已長史儀公造膝前免冠有言於是眾皆免冠長號已有旨急籍王振等家然叫號不辨人聲不能皆聽聞惟儀公長號膝行而前去袍服纔咫尺忽王給事中竝眾中起捽馬順至前曰姦臣黨在是於是駕起門掩一閤間足履之下屍暴血流矣百官稍退惟上直軍衛官候左掖門譁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頃校尉捽兩人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搥死之矣蓋駕既行使人於門內向外何為而惟聞此言以為出自百官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一

五

殊不知因大駕出尤嚴門禁兩長隨日事鞭笞最結怨於軍衛而兩殺人者上直官非百官也初屍血漬磚石門官呼水滌之儀公曰不滌可也留與作樣子門官不能答儀公氣亦足多云

李聰嘗授經京邸多門生學子因多知內外事一日謂予曰聞禁中近習划龍船朝下即事射魚酣笑為樂或日是始休奈何予因有午朝之請奏既入即時內批下刻日受朝頗聞此事蓋太監興安等極力贊襄惜乎當

時外間諸公所見不同反不足以副其意耳語多不記
正統十四年南京太常卿徐初以老疾令致仕當除先
是王檢討資謂盛言寺丞馮必政者妖婦焦奉真之姪
輕佻矯妄士論恥之至是又聞將以羽流發身者任之
李聰因會奏以為太常清職重任當用文學儒臣南京
寺丞馮必政邪妄進身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會上親
擢舊宮臣張文為南京太常寺卿吏部因奏馮必政當
從六科言削職為民詔從之焦奉真事大類宋于尼云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一

六

漢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興復至
永壽中亦僅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纔百三十
餘年耳晉武平吳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隋文
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年
不滿三百萬高宗永徽元年漸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全
盛時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安史之亂耗散
至於武宗會昌中纔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
一五代逐處各有數十萬而已宋太祖建隆初九十六

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至開寶九年加至三百九萬五千
四百太宗增至四百餘萬真宗又增至八百餘萬仁宗
天聖一千一十六萬慶厯二年至一千三十萬八年則
一千九十六萬餘也包孝肅云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一

七

予親見鴻臚佐貳邀大興據公偕走賀公曰太上爺爺
不得一見尚誰賀耶聞京都賀禮至今寥寥不復昔比
三千營總兵都督張軌楊俊為都指揮王琦奏龍旗寶
蓋事予與李聰謀議既定二章同上一章以釋上怒一
章以正事體各科有言上所怒罪人欲營救之非私而
何事壞則我當有辭我等不預知也李聰導之曰流俗
佛語不有荷擔如來乎從王琦則於法制有違不從王
琦則得罪君父軌等處此亦難矣有司以上付之言官

既不言言官而又不言軌等其何辜俄而得報衆皆稱快其正事體一章且留中於是言者有愧色事具奏草太祖皇帝御製文集共若干卷奇古簡質悉出聖製非詞臣代言者可及今世所傳刻賜劉伯溫書誥等文及嘗見賜孔祭酒書真蹟皆是也然多不在集中則知寶藏天府不曾入刻者尤多但今集中多有篇目重出者此不可曉耳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一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蓋初以姓同亦畧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西江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文定馬東王則抑庵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

盛奏選京師官舍家人操習以備非常及乞榜禁諭流言事見奏草當時有宥密大臣讒盛於中者曰此事因給事中有子與官舍鬪鷄不勝被辱懷忿而有此奏時盛有子僅再周歲亦在元籍乃知古人無兄盜嫂之謗有之矣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敵請遣使迎復當

從明日上立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官印官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敵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謂吏部王公首對云云大意以為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王色稍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我為之非出朕心少保于公繼有對蓋以為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答使盡禮紓邊急耳辭暢而意婉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既出文華門太監興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一

九

安甫劄而出呼羣臣言爾等固欲答使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有答王公面發頰大言曰大人豈可為此言今日羣臣皆在此皆朝廷人一唯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辭色愈厲興安為之語塞既而陞禮部侍郎李實等為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爾第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興安雖短於才溺於僧佛訟言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廉守人

不易干以私惟於迎復則深可罪也

大理少卿致仕雲間沈簡庵先生草聖擅一時真行皆佳尤長於詩有集二千餘首先生端厚謙抑好獎興後進皆出誠意而取與則甚嚴嘗有季訓導者介先生之友求草書且欲識姓名先生忽有思曰得非曩計某以外司者耶遽卻之具友翌日固請先生為易題計某以外之具介又如此早年與其兄自樂學士同在翰林遭際列聖榮遇罕比而伯仲同居友弟之行無間言縉紳中以為莫及先生正統中既得請致仕未朝辭而遽聞變故言及輒隕涕行次直沽手書近體一律寄予極其悲憤卒章有三秋景物偏蕭索清淚平添衛水波之句今軸藏吾家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十一

毘陵王紱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與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輩輒白眼視之工詩翰畫竹稱冠絕今古未達時畫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蕭聲起隣家清亮可人倚床而聽之乘興寫竹石一幅明早扣

門尋訪其人以為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龍段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其介如此

駕將旋禮部累有會奏言迎復事上多以敵情多詐為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輿情甚欣慰朝下多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黠敵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眾素畏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十二

文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既而少保于公言防變方畧則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盛等竊虞儀注之議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焉尚書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言且姑任其言何能與辨乃知老臣處事自有定執而其量亦非後生可及也當時會奏多吏部王公筆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累為三法司所憎云爾禮部

事當奏即自奏何必要我連署耶會奏外惟翰林檢討

邢讓一奏首有前次勅書不具迎復上皇之意一言真為實錄戶科給事中李侃等奏內亦有堯舜孝弟之說報旨以為譏朕者也

初凡有彈糾必六科先承密旨十三道則因之若不由先言實自盛等始都督楊俊有罪自宣府還俟具鴻臚報名即須進奏明早舉劾兵部亦以此為言而不知其所託者俊之黨也俊又結鴻臚云昏晚得報以是盛等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一

三

早將入朝始知之盛與同官捧奏詣左掖門門內寂然惟窺見龍燭照地即扣門投奏門隙中中官曰此際駕將行何敢進奏盛曰今早有當言事君有誤進奏駕出不得言即有罪皆不可辭中官語塞遽趨走捧入既而楊俊就逮不復得請幸免矣此前未有也

永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正統中馮益試事道皆不知所謂莫能措一辭所謂名浮於實君子弗貴者歟

水東日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卷二

明 葉盛 撰

景泰元年太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詔免朝二年盛與李聰約當草疏偕科道與禮部同上既而竊念今皇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靜而長久當誼愈深而禮愈隆矣使益以言則涉眾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便遂已之御史盛景一日私示盛一章亦此事因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二

具以告景目予言已不為又沮人不為耶盛曰此大事宜熟慮之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時惟劉溥原溥以予言為然近聞盧指揮奏許以來然後益信予前說之不謬

居庸以北俗擇葬地以驗蛇盤兔為上昌平侯楊洪赤城墓母處亦然意者地氣溫暖二物皆穴焉偶相值而相持亦適然耳昧者至爭地盜葬積訟連年惑哉于節庵之先世有顯宦至其父幼孤貧流落雖知家世

之貴而不能詳所知者黃鶴山有先塋其兄弟名山壽海壽耳節庵既長為董鏞先生壻先生藏書有元黃文獻公潛集三山大字本載湖南宣慰于九思行狀可考節庵能知其先以得此文焉爾然則人品家世託之名筆其效有如此夫董先生子中書舍人璵與予隣居間語及此事云

景泰二年予為殿試彌封官知讀卷事第一甲蓋閣老預屬意於受卷官已得之餘皆分送讀卷諸大臣且曰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二

率以三分上一等次二等各置一所少頃閣老收上一等則判二甲次二等則判三甲也第一甲三卷閣老圈點畢將午三人者持詣文華進讀午後填黃榜明早榜出矣蓋辰巳二時榜中人次第已判定若曰須一一品量高下次第固有所不能也又聞試場卷子榜中榜外固有相去不甚遠者數盡即止無如之何因記周文襄公行部至崑嘗問及舉子曰年少者多遣行彼氣銳利得且科第自有命耳當時甚訝其言乃知此老曾見此

事敢為此言也雖然亦豈止科第為然哉

獨石城堡今治開平衛初陽武侯薛祿奏築城遷衛於此有僧慶西堂者號精地理術寔奉命相地嘗云城中水泉枯時當有變指東南角地以為必王侯可當此楊昌平時為百戶已有名因治第在焉已巳春泉果溢不予相度撤其材以飭樓櫓管壁之嘗經兵火不存者其闕將軍祠潔麗可愛不忍毀之但城中已有祀不宜復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二

出而偶得宋學士所撰開平王常忠武公碑文因諭于衆曰公有功國家其收漠北嘗道此而是邦又其封望所在請易為開平王祠仍環書碑文于壁既成始聞僧之言而益奇其術之神也或傳邊虜嘗目昌平為楊王昌平為人雖多事先聲要必曾有是說

尹鳳岐先生在翰林好作詩諷切時事節之最能記予僅記其一首時應詔舉賢良方正即得授八品官適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者悉放還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

故鄉依舊布衣回家早去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景泰二年廷試鴻臚楊公時預讀卷公素多笑謔是日
莊重自將持卷一一詳檢視訖收置端好衆以公少文
竊窺議之莫可知其如何俄而尚書泰和王公讀卷畢
公徐起手卷子納案上作一揖王公握手却之公又一
揖不交語斂容而退於是王公代為品第而還之衆由
是服公之大用誠亦不偶然也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二

額森將窺臨清使我等從宣府邊關入住城中數日而
今抵此蓋先為偵伺耳守臣以聞兵部奏敵酋為計至
此宜急遣廷臣豫備紫荆等關口因薦郎中陳汝言陳
金等堪是任詔止治備而已都察院奏宣府守臣不覺
察當罪使額森欲其首將攜去久矣於是特命錦衣衛
押其人至宣府會巡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涑水
張鵬心疑其事百方鞫之一夕得其實蓋平定州故荆
關
以貿易習敵語不事作業被捶楚

潛匿于外妄為此言彼邏者從而傳會之耳此雖一事
而臺省之張皇內批之鎮靜得體御史之明決能任事
皆可記者

吳思庵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厚玉秀才好趁
航船爾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中羣坐多
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

景泰二年春內官善增恃寵驕縱勢熾日益甚且聞大
臣中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其門如往年之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二

五

事王振者李聰偕六科十三道上言盡暴其罪惡乞急
治之不然必蹈覆轍章既成對衆復增二語曰復起羣
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蓋厚嫉大臣之憚小
者也既奏上即命錦衣捕治之後雖復釋然迄今不復
肆云

弋謙代州人累任顯官有聲仁廟時歲己巳布衣走闕
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甯懋真定同知阮
遷干三人皆奇才可用適報敵酋額森犯紫荆口時石

亨為時倚重偕于尚書治兵土城外衆議欲以通副亨
召謙等至左順門通辭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
能也謙則力言宜專用通衆道之再四兩人持論牢不
可動事遂已六科聞謙負重名奏留之由是亦不報使
通等拒稍却則皆任用矣後通雖復用亦無大過人者
不久竟卒謙亦累有建白語侵時貴亦不久卒

古人製作名集編次多出於己各有深意存焉或身後
出於門生故吏子孫學者亦莫不然周必大所識歐陽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二

六

文忠公集亦可見已今人不知此動輒妄意併輳編類
前人文集如處州葉學士文集又曰水心文集曰文粹
江西文山先生前集三十二卷後集七卷四川等處宋
學士文覽者當自見之其尤謬則蘇州新刻高太史大
全集也太史缶鳴集九百八十七首後人足成一千首
大全集又合為二千首其姑蘇雜咏一書自有序乃為
率裂置諸各體中如白龍廟迎送神曲刪去本題并註
引入曲類題曰迎神曲送神曲云奈何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臣舊老
少保兼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
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敵之來朝者宜驅置於南方
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黨
辭過罪觀李聰導之易不從亟以告盛因與偕往時六
科諸君皆在索藁閱玉卻以上促奏急閱之恐緩索之
再始出以相示盛曰觀驅置之說固疎謬其前言老猾
蓋意在大臣但辭連權姦中貴人激怒在此然終是言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二

七

者諸君當熟思之藁須再易玉曰上怒甚不可易盛曰
當明言觀槩指王直等為老猾非宜或可回悟上心李
聰言所引春秋公會戎于潛亦非胡傳本意玉引東坡
論不治乃所以深治對盛以玉遂非甚因曰此奏引經不
切未甚害事不易或可若辭有當易者須易之玉曰觀
嘗考滿不得陞私憾吏部為此十三道已具此說藁不
具此已輕矣蓋時有大臣新遷吏部者嗾科道為此說
也玉素於盛厚因附耳喻此意盛曰雖不具具等耳藁

必再易玉曰君柰何執欲佑觀乃謂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怒觀猶令我曹看議蓋其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人今罪王振馬順諸君而為此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曹為之而朝廷受不容言者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身計耶王意若稍解盛因抹去冒頭所謂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及終所謂明正觀罪以為進言虛妄者之戒等語且益云指大臣王直等為老猾於是眾皆曰好而退既而奏入有旨令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二

錦衣衛杖觀若干且調外後乃知奏准去冒頭餘皆如舊藁不易也明日道遇錦衣門謝二鎮撫及杖觀事兩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兩人所存較之玉不霄壤異耶

祭酒安成李先生初以言事得罪繫獄宣廟登極後一日御別殿以其激怒先帝命左右械取將就鞠焉俄又命錦衣指揮王某出有不測之命王甫行而先生至適上退近臣某就先生問故先生告以忠誠之實上出有

問某具以對上稍悟命仍就獄蓋王被旨急趨出時與先生相失於端門左右而立俟於西長安門外久之始得之守衛者曰罪人入久矣王急趨還則先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之於君父天也天佑善人豈欺我哉解學士胡祭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胡出不由甲科詫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盛時公卿具毒蛇張弛氣象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二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朝退禁門側尚書胡公手一揭帖文武重臣羣立傳觀尚書王公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盛等因趨就觀語多文而切直首備登極詔旨以為由此而觀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為宗社計爾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末有書上修史先生等語而逸其名甚驚異之胡公言此得之高學士眾因告公曰連日言迎復

上意屢以敵情多詐為疑此所言若封進見朝野同情或可感動上心公走質之三法司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以告于少保于第言使封進亦無妨蓋其意亦持兩端因詣禮科草疏同上疏謂告言人罪蓋以破匿名之說云俄頃得旨繳進時衆候諸塗扣之胡公欣欣言適三法司云不可進已還之高矣茲復取來故遲耳王公有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也兩人之量不同如此旋聞有龔千戶者聞捕治急首罪下錦衣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二

十

矣

南都數年前一時人物之盛勲舊之賢如襄城伯李公通材重望如少保黃公學行老成如都御史吳公得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公通政陳公尚書黃公詞藻艷發如少卿楊公志勤修纂如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教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

魏公之清修雅尚可以廉貪敦薄要皆無愧士論惜乎二公嘗請老而不得近為南京十三道官詆其貪戀時論為之不平二公亦因是去矣噫如諸公者今何可多得耶

題秋胡圖詩二首其一曰郎恩葉薄妾冰清郎說黃金妾不謬若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其二曰相逢桑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計深不是別來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或云後一首趙松雪作善為秋胡解紛前首不知何人作也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二

十一

水東日記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卷三

明葉盛撰

詹孟舉篆書唐人早朝詩四紙孫叔英得之談以宗家用筆絕類泰不華王貞婦碑一題孟舉二楷字皆有姓字圖書印孟舉篆書余獨見此云

松江曹雲西善詩畫家富盛極一時其孫幼交號雪林客授孫至德家言乃祖盛時嘗築臺以錫塗之月夜攜客痛飲稱瑤臺云其侈靡至是蓋元氏習俗也一鄉時惟常州倪雲林崑山顧玉山可相伯仲他貨富有餘而文采不足者不與焉雲林玉山事當別有記要之其富而不知節可為後世戒耳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夔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為之中有管窺霄霧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偶見宋宣和時禁君天等八字識者驚異事不能無感於往事焉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
卷三

袁子英晚年惟一子生申為縣吏坐累并子英徙南京以卒詹孟舉挽詩曰吳門山水隔陳雷魚鴈依然得往來書後常思洞庭橘詩中人寄隴頭梅但知抱道非貧病誰道生兒是禍胎老淚盡從枯眼出西風遙洒鳳凰臺葛芳孫父晉仲翁能誦此詩袁宗魯云蕭墅張漢傑伯庸父子一時豪俊與趙屯吳氏有姻婭張吳皆元萬戶府官吳元年松江錢鶴皋作亂遣人詣張請相結約為應漢傑父子毅然曰此叛賊也吾從汝之去漢傑曾孫舉能言之

錢知府昕初習舉子業從節之游其外祖吳思庵先生作小詩遺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從師日夜忙老我曾聞前輩說一憑陰陽二文章錢故富家先生此詩蓋懼其或至於驕而墮亦規諷之意也

甚矣富貴權寵之能動人也王子明冠平仲皆偉然一代人豪然天書之謬一以不能正其始一以不能正其